

金文嘏詞與《詩》篇斷代

曹建國

武漢大學文學院

通過比對西周青銅器銘文，我們可以發現，銘文中嘏詞的出現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康王時期是嘏詞的萌芽期，昭王、穆王期是嘏詞的大發展時期，而恭王時期則是金文嘏詞的定型期。作為思想史的材料，金文嘏詞反映了周人的家族觀念和生命意識。金文嘏詞可以幫助進行青銅器斷代，而且通過與《詩經》中嘏詞相比較，進行《詩》篇的斷代，這將對我們討論某些《詩經》學史的問題大有裨益。青銅禮器與《詩》及其音樂形態有著相同的文化背景與載體功能，這就決定了二者在思想及文化傳承方面有極大的共通性。從考古學的角度，考古學家常常以《詩》釋銘、證器；反過來，從《詩》學的角度，我們也同樣可以銅器銘文來解詩、證詩。

青銅銘文與《詩》研究

利用金文材料研究《詩經》始於宋代，比如朱熹《詩集傳》在〈行葦〉篇「以祈黃耆。……以介景福」句下云：「『以祈黃耆』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清代文字樸學的興盛，在帶動金文研究的同時，以金文解《詩》也有了長足的發展，例如戴震於《毛鄭詩考正》中解〈大雅·靈臺〉之「辟廡」就分別引了《大夫始鼎》和《訓匱》的銘文。¹ 其後，馬瑞辰在《毛詩傳箋通釋》中也引證了一些金文材料。² 較之戴震，馬瑞辰對金文材料的運用明顯成熟了許多。馬氏引證金文主要用於：（一）考證名物。比如解〈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他引了《兕父癸鼎》、《兕敦》、《兕卣》，以證兕觥因形似兕角而得名；在解釋〈小雅·蓼蕭〉之「儻革沖沖」時，就分別引了《石鼓文》、《寅簋》，以證「儻革」同於「簋勒」；引《伯姬鼎》、《師酉簋》，以證「儻革」即「攸勒」；引《焦山鼎》、《頌鼎》、《頌簋》，以證「儻革」即「攸革」；引《康鼎》證「儻革」也可寫作「條革」。（二）校正舊注。比如〈大雅·大明〉「維師尚父」，毛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箋：

¹ 戴震：《毛鄭詩考正》，收入《清經解》（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第三冊，頁852。

² 馬瑞辰（著）、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馬氏云：「父與甫同，甫為男子美稱。尚父，其字也，猶山甫、孔父之屬。」證明毛傳、鄭箋，以及《毛詩正義》所引漢劉向《別錄》解釋並誤。然後引《宣和博古圖》所載《周淮父卣》之銘「穆從師淮父」為證。按：此器載《殷周金文集成》第 05411，馬氏所謂「師淮父」，今釋作「師雝父」，為穆王時期一重要人物。馬氏雖然誤「師雝父」為「師淮父」，實沿襲舊誤，並無大礙。而他以「師淮父」證毛傳等注釋之誤，卻是十分正確的意見。(三)考證人物。比如〈小雅·六月〉之「張仲孝友」，馬氏引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所載《張仲簠》，以證張仲其人。按：《張仲簠》當為《弭仲簠》，見《殷周金文集成》第 04627。同樣，馬氏雖釋字有誤，但思路絕對是正確的。(四)考訂成詞。《詩》與西周以來的金文銘刻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故許多詞語相同或相近，正可以《詩》、銘互證。〈大雅·江漢〉「告于文人」，毛傳：「文人，文德之人也。」箋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朱熹《詩集傳》解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馬氏引《旅鼎》及《追敦》，以證「文人」猶銘文中常見之「文祖」、「文父」、「文考」，而詩中的「文人」則指召穆公之先人。儘管馬瑞辰在利用金文研究《詩經》時有諸多失誤，但這並不影響其在這一領域所具有的開拓性意義。馬氏以後，利用青銅器銘文研究《詩經》者大抵不出此四端，就是絕好的證明。

自近代以來，思想界的啟蒙也導致了學風的變化，尤其是王國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以後，以金文解《詩經》漸成學術風尚。王國維、楊樹達、郭沫若、屈萬里等，都有以金石解《詩經》的精粹之作。比如王國維是在考證名物時，連及《詩經》，收在《觀堂集林》卷三的〈釋觥〉就是一個例證。他的〈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也有一些以金文釋《詩》的例證。而郭沫若則是專意於歷史研究，收在《青銅時代》中的〈先秦天道觀之進展〉與〈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兩篇文章，都是以詩說史，自然要涉及到詩篇斷代。他也長於金石學，所以利用青銅器來考察詩篇的作年自是駕輕就熟。楊樹達擅長文字訓詁，他的《積微居小學述林》和《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中，都有以金石訓釋《詩》義的佳篇。只是他們的本意並不專在《詩經》，故而要說自覺利用金文解《詩經》並卓有成就者，當首推林義光、聞一多和于省吾三人。

于省吾兼治古文字學和古器物學，在利用出土文字材料考釋校訂典籍方面有傑出的貢獻，他的《尚書新證》、《詩經新證》、《諸子新證》、《楚辭新證》等，被譽為是「新證派」的代表作。他的《澤螺居詩經新證》上卷就是用金文來訓詁《詩經》，中、下卷也有少量篇幅，比如下卷之〈《詩經》中「止」字的辨釋〉、〈詩「駿惠我文王」解〉等。于氏以金文解《詩》，主要用功於兩方面：一是以金文銘詞與《詩經》詞語比較，以明《詩經》中的成語、成詞；二是以金文校理舊注。其得失季旭昇有專文評述，³不贅。

³ 季旭昇：〈《澤螺居詩經新證》述評〉，載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論文編輯委員會（編）：《語文、情性、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1996年），頁 743-60。

聞一多的《詩經研究》在現代以來的《詩經》研究中獨樹一幟，嘉惠學林甚多。他的〈詩經的性欲觀〉、〈說魚〉等文儘管有過份強調弗洛伊德的「性張力」的嫌疑，卻是真正的開闢了以民俗學、人類學研究《詩經》的新境域，而開一代風氣之先。也正因为如此，今人在評價聞一多的《詩經》研究成就時，主要集中在他以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研究《詩經》的方面，即便是把他作為「新訓詁派」的代表人物時也是如此，比如夏傳才的《詩經研究史概要》、趙霈林的《詩經研究反思》等等。其實，聞一多在利用金文研究《詩經》方面也頗有建樹，比如他解〈召南·行露〉「誰謂雀無角」之「角」字，自毛傳以來，皆解為「獸角」之「角」，而聞氏列舉五條證據，證明詩中的「角」當解為「鳥喙」。其中第二條證據，聞氏引金文銘刻中的鳥形，證明古人畫鳥喙似獸角，是個非常有力的旁證。又如他以《守宮尊》與《鬯鼎》為例，以證古有遺贈用絲之禮等，皆是絕佳的例證。⁴ 聞一多雖非古文字學家，但見於《古典新義》也有考釋古文字的，如〈釋朱〉、〈釋羔〉等篇，以及考釋器物銘文的〈大豐簋考釋〉、〈禹邗王壺跋〉等，也有不少創見。這是聞氏能運用金文解《詩》的前提。⁵

當然，這些人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義光。這樣說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林氏在運用金文解《詩》方面成就最大；另外林氏所著的《詩經通解》在大陸還沒有通行本，大陸學者討論二十世紀《詩經》研究的論文及專著鮮有人提及林義光的《詩經通解》。⁶

林義光，福建閩縣人，生卒年月不詳。在古文字方面有精深的造詣，著有《文源》一書。其《詩經通解》三十卷，有民國十九年（1930）衣好軒鉛印本。《詩經通解》的體例為：詩文之下皆有簡要注釋，篇後則附有「篇義」、「別義」、「異文」三部份。是書正文之前有〈例略〉一篇，認為「《詩》之難讀既由今昔詞言殊致，則欲究《詩》義自必於古音古字求之」。這是他解《詩》的綱領。為明字音，《詩經通解》前附〈詩音韻通說〉一篇，且於每篇之中，標注字音，書中也頗多因聲求義之例。當然，林氏最大的成就在於以金文解詩。在〈例略〉中，他說：「清代經師講求音聲故訓得其義例，博辨精覈超漢儒而上之。」所以他解說《詩經》，重點在於文字，尤其是善於利用金文，因為在他看來，「輒近三代器物日顯於世，學者始得見真古文」。其利用金文，或解字，或考證名物，或與《詩經》中的成詞、成語較比，精當之例，誠不勝枚舉。限於篇幅，茲舉一例：

⁴ 聞一多：《詩經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頁111-13，114。

⁵ 季旭昇對聞一多有評論，見所著〈評聞一多《詩經》論著中的古文字運用〉，載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第二輯（1994年），頁211-52。

⁶ 臺灣曾出版《詩經通解》（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6年二版）。季旭昇對林義光《詩經通解》曾作評論，見所著〈析林義光《詩經通解》中的古文字運用——國風之部〉（第五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1999年3月19-20日）。

〈小雅·甫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鄭箋：「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間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是鄭玄訓「介」為「廬舍」。而《文選·魏都賦》「況河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湄」，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介，界也。」所以鄭箋注《毛詩》乃是本《韓詩》為說。而清人陳奐《詩毛氏傳疏》訓「介」為「大」。林義光曰：

介讀為惕。《說文》：「惕，息也。」「攸惕攸止」對「或耘或耔」而言，猶〈生民〉之「攸惕攸止」對「載晨載夙」而言也。介古作勺。（凡「以介眉壽」之「介」，金文皆作「勺」。）惕從勺得聲，則介、惕古同音。《書·酒誥》云：「爾乃自介用逸。」又云：「不惟自息乃逸。」自介即自息，介以惕之假借也。

林氏此解一出，遂為定論。此外如其訓〈大雅·韓奕〉「幹不庭方」之「幹」為「覆被」；以金文訓《詩》中之「鸞」為「鑾」，非車上之鑾鈴，當是旗上之鑾；訓《詩》中之「介」與「惕」、「勺」古通用；訓〈大雅·下武〉之「不遐有佐」之「佐」為「差」；訓〈周頌·維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純」為「文王得屯」，即文王得受天命甚為艱難；讀〈周頌·時邁〉之「邁」為「萬」，等等，皆發覆啟蒙於千載之下，實精密允當。

正因為精通金文，所以其可以憑藉金文作出一些合理的推測。雖未為定論，亦可備一說。〈小雅·雨無正〉何以名之「雨無正」，千百年來頗費思量。《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鄭箋亦曰：「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據朱熹《詩集傳》記載，劉安世所見《韓詩》本，說該詩作〈雨無極〉，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兩句，故詩名〈雨無極〉。但劉安世之說，頗為令人置疑。何哉？因為唐陸德明與孔穎達均未言及此事，而此二人在書中每每言及四家《詩》的文本差別。若《韓詩》果有這兩句，相信都會言及。但這首詩的命名確又與其他詩篇不同，到底該如何解釋呢？林氏推測：

按此詩辭義多與〈十月之交〉後三章相同，則所言「正大夫離居」，「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疑即皇父擇三有事以居徂向之事也。詩名「雨無正」者，「無正」即「正大夫離居」之謂。「雨」，疑「周」字之誤。古金文「周」字作「𠄎」，形與「雨」近，故誤為「雨」字也。「周無正」謂周無大臣耳。《後序》云：「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說既謬迂，且亦非此詩之意矣。

其說「無正」即無正大夫之類的大臣，還可以商榷。因為據詩意，該詩主要是憂愁「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以及「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的，所以「無正」似乎當為說「無有正直之人」。其說「雨」為「周」之誤，確屬新見，可備一說。

近些年來，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以及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推動，加之又出土了大量的有銘青銅器，利用金文成果考釋先秦典籍本應取得更大的成就。事實上，這方面目前卻是《詩經》學研究中相對薄弱的一項，再也未見如林義光《詩經通解》、于省吾

《澤螺居詩經新證》那樣精深的《詩經》研究專著。考其原因，可能與《詩經》研究者的學術功底，尤其是古文字學、文獻學等方面的知識儲備不夠有關，而古文字學家的興趣又不在《詩經》研究方面。欲合其兩方面優勢，確非易事。相對來說，在利用金文解讀《詩經》方面，臺灣學者可能要比大陸更加沉潛，取得的成就也就更加突出一些，這其中季旭昇的《詩經古義新證》堪稱代表。

《詩經古義新證》是作者利用古文字材料研究《詩經》論文的結集。全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為字詞訓詁，中編考正名物，下編為編章通解。三編之中以字詞訓詁為主，取得成就也最大。正如作者自己在〈序言〉中所說的，「論述都是從古文字和考古學的角度，對《詩經》的訓釋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其實也同時和時代最古的毛《傳》、《詩序》大體接近」，旨在「求真求實，而不是有意求新求異」。比如他的〈《召南·甘棠》「勿剪勿拜」古義新證〉、〈《召南·甘棠》「召伯」古義新證〉、〈《豳風·破斧》「四國是皇」古義新證〉等，都證明毛傳的解釋是可信的。若古訓有誤，則加以辯解。如〈《秦風·小戎》「蒙伐有苑」古義新證〉就以先秦時期的盾制，證明「蒙伐有苑」既非如毛傳所說的在盾上裝羽飾，也非如鄭箋所說的在盾上畫雜羽紋，而應該是對在藤與木製的盾上所蒙虎皮的描述。類似的精妙之論書中甚多，不一一列舉。

大陸學者中利用出土文獻，尤其是青銅器銘文研究《詩經》的，以揚之水《詩經名物新證》成就較為突出。正如孫機在為該書所做的〈序〉中所說，由於揚之水「彙集了一大批嶄新的發掘資料」，使之可以「從容選取，用以說詩，使之互相印證，互為表裏，不少盤根錯節的問題遂渙然冰釋」。又加之作者原是寫散文的高手，故而文筆優美，使得原本枯燥的考釋文章，寫得又如抒情散文，細膩動人。但如果一味去追求文筆的韻致可能會適得其反，而引證若過於龐雜無疑也會讓人茫然。當然，文獻的功底始終是準確運用出土文物的前提條件。

本文主要是利用金文來進行《詩》篇斷代，這方面的研究其實也是早已有之。比如馬瑞辰利用《弭仲簠》來考證〈小雅·六月〉之「張仲」，馬氏雖釋字有誤，但其思路卻頗富啟發性。因為銅器銘文中的人名，若與《詩》中人物偶合，將為《詩》篇斷代提供強有力的證據。比如大家公認的宣王世標準器《兮甲盤》記載宣王五年征討南淮夷之事，其中的「兮伯吉父」，大家認為就是〈小雅·六月〉中「萬邦作憲」的「文武吉甫」，適可證《詩序》以〈六月〉為宣王詩是正確的。除此以外，名物考證、語法研究都有利於詩篇斷代。⁷ 比如于省吾的《澤螺居詩經新證》將一定時代常出現的金文銘詞與《詩》中的語言比較，也可以起斷限詩篇的作用。

但是對詩篇的作年進行考辨必須非常的謹慎，否則就會變成臆測。有人憑藉一個詞斷限一首詩的作年，然後又藉此對許多詩篇進行編年，實在讓人難以置信。比

⁷ 唐鈺明：〈其、厥考辨〉，《中國語文》1990年第4期，頁293-97。

如李山以〈周頌·雝〉中的「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又據《逸周書·諡法解》之「有功安民曰烈」，說西周諸王惟昭王武功顯著，可當「烈」字之諡，將〈雝〉定為穆王朝詩。同樣以〈周頌·絲衣〉中的「不吳不虞，胡考之休」的「胡考」，及《逸周書·諡法解》之「彌年壽考曰胡」，斷定這個「胡考」就是穆王，然後斷定〈絲衣〉是恭王朝詩篇。⁸ 其實關於這一問題，林義光在《詩經通解》中有精當的論述：

烈考即皇考也。諸彝器稱皇考、刺考、文考、皇母、文母者甚多，且有稱皇文考、皇祖考、皇神祖考者。必無某人宜稱皇考，某人宜稱烈考，宜稱文母之區別也。毛謂烈考謂武王，文母為大妣，鄭玄為皇考為文王，皆失之。⁹

林氏所言極是。《詩》中出現過「祖考」(〈信南山〉、〈鳧鷖〉、〈烝民〉、〈韓奕〉)、「皇考」(〈雝〉、〈閔予小子〉、〈訪落〉)、「昭考」(〈載見〉、〈訪落〉)、「胡考」(〈載芟〉、〈絲衣〉)等，在我看來，均應如林義光所言，是尊稱而非具體指某王。

又如「鐘」。文獻記載鐘的出現甚早，固有虛增之處，但考古發現最早的竹園溝M7 三件成編的編甬鐘，時代約當康、昭之際。但有人仍然以鐘的出現在西周中期為由，將《詩》中有「鐘」字的詩篇斷限在西周中期以後，實不足為憑。儘管有「鐘」字的詩篇有可能作於西周中期以後，但「鐘」絕非堅實的判斷依據。

青銅禮器與《詩》、樂有共通性，但共通絕非重合。如果不立足於堅實的文獻基礎和考古學上的證據而有意無意擴大二者共通的限度，可能就會將嚴謹的研究變成文字遊戲，所得出的結論也就非常危險。有鑑於此，本文只打算通過金文中的嘏詞，來討論《詩》中某些詩篇創作產生的大致年代。

青銅銘文嘏詞出現年代考

首先我們要明白何謂「嘏詞」。《禮記·曾子問》云「祭必有尸」，是說古人祭祀之時，必須設立尸位。《說文》：「尸，陳也。」而《禮記·郊特牲》鄭注：「尸，或詰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而且祭之有尸，其來已久，殷墟卜辭中就有「延尸」、「立尸」、「飲尸冊祝」、「祝於尸」、「獻尸牛」等記載。祭祀何以有尸，鄭玄注《儀禮·士虞禮》「祝迎尸」條云：「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可見，尸是宗廟祭祀時代替死去的祖先接受祭祀的替身。祭祀時，孝子不能與尸直接溝通，需借助於祝。祝其實就是巫，《禮記·曾子問》：「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鄭玄注：「祝，接神者也。」《說文》：「祝，祭主贊詞者。從示，從人、口。一曰從兑省。《易》曰：『兑為口為巫。』」所以古人每每「巫祝」連稱。

⁸ 李山：《詩經文化精神》(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165-66，195。

⁹ 林義光：《詩經通解》(衣好軒，1930年)，卷二七，頁一〇上至一〇下。

殷墟卜辭中有「冊祝」。「冊」於此當為「作冊」，習見於卜辭及周初金文，是官名，因為這些人專門負責將禳凶祈福之辭寫到簡策上，故以此名官。它有巫的色彩，又相當於後世的「史」。「冊祝」就是由作冊將事先寫在簡策上的話訴之於神靈。此外，祝還要代替孝子「勸饗」，《儀禮·士虞禮》「祝饗」，鄭注：「饗，告神饗。」《禮記·禮運》云：「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說祝將孝子之意告於祖先神靈，然後再將先祖神靈的賜福轉達給孝子，此即所謂「尸嘏」。《儀禮·少牢饋食禮》：「尸執以命祝。……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句中「眉壽萬年」之類的吉語即所謂「嘏詞」。

傳世文獻中所說的嘏詞多為尸嘏，而青銅銘文中的嘏詞多是子孫的祈福語。另外，文獻記載的嘏詞多為祭祀所用，而銘文嘏詞則有相當一部份為自作器或媵器、旅器銘詞。徐中舒寫有〈金文嘏詞釋例〉，¹⁰ 他認為「祈匄實與祝意相當，錫降則與嘏辭無異」，所以他列舉金文嘏詞有十六類：

一、斲、匄、割、气、棗

此五字相當於經典中的「祈」、「介」，均表祈福之義。

二、錫、降、妥、俾、使

此五字均表賜福之義。

三、受

徐中舒說：「受者，承受之意。蓋祝嘏之辭，先之以旂匄，繼之以錫降，終之以承受。故或言旂匄，或言錫降，或言承受，仍是一事。」

四、其

徐中舒說銘文之末，每每致其頌禱之辭，「其」就屬表示擬議的語氣辭。

五、眉壽、壽考、壽老、萬年、萬壽、無疆、無期

徐中舒說：「金文中最普遍之嘏辭，即為壽考。所謂眉壽、壽老、黃耆，皆壽考之異辭。萬年、萬壽、無疆、無期，即所冀壽考之極致。」

六、三壽、召公壽

「三壽」之詞於典籍見乎〈魯頌·閟宮〉「三壽作朋」，毛傳訓「壽」為「考」，而老、考又可互訓，《說文》：「老，考也。」是以毛傳「三壽」即「三考」，亦即「三老」。漢張衡〈東京賦〉有「送迎拜乎三壽」句，杜預注《左傳·昭公三年》「三老凍餒」云：「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陳奐、馬瑞辰皆解「三壽」為「三老」。金文中「三壽」多與「朋」連稱，曰「三壽作朋」。朋者，比也。三壽作朋即比於三老，亦即祈求長壽。召公壽見於春秋時器《者減鐘》，曰「用祈眉壽繁釐于其皇祖皇考，若召公壽，若

¹⁰ 徐中舒：〈金文嘏詞釋例〉，載《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502-64。以下所引徐氏論述，如不注明，皆出自該文。

參壽」。傳世文獻《論衡·氣壽》與《風俗通·皇霸》都載有召公長壽的傳說。是以「召公壽」也是長壽的代名詞。

七、永命、彌生、霽冬

徐中舒將此三詞皆釋為祈祿嘏辭或有不妥。按：永，長也，永命即長命。徐中舒以為此「命」為天神或祖先之命，而非生命性命之命，並以《尚書·盤庚上》之「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召誥〉之「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等為證。殊不知〈盤庚〉等篇中的「命」實指國運之興衰存亡，與個人壽命無關。故我認為金文中的「永命」大多指祈求長生之意。「彌生」當從林義光釋，其在《詩經通解·卷阿》中解釋「俾爾彌爾性」時說：「性讀為生，『俾爾彌爾性』，謂使汝長生也。（彌借為彌。《說文》：『彌，久長也。』）《蔡姑簋》『用祈勾眉壽綽綽、永命、彌厥生、令終』；《齊侯罇》『用求考命彌生』；皆以彌生為長生。」季旭昇〈「眉壽」古義新證〉引魯實先語，解「眉壽」為「彌壽」。¹¹是以金文中的「彌生」意義同於「眉壽」，也為一祈求長壽之嘏詞。霽終即令終，令者善也，也就是祈求善終之辭，為一祈求福祿的嘏詞。

八、黃耆、難老、壽老毋死

亦為祈求長壽之語。

九、永保其身、保予兄弟子姪

此乃祈求生之平安，如「霽終」、「霽命」。

十、多福、百福、萬福、大福、無疆福、永福、害福、繁釐、多釐

害，通惕，文獻作「介」，介福即大福。釐，通禧，釋為福，繁釐即多釐、多福。

十一、得屯、屯魯、屯段、屯右

屯，徐中舒隸為「純」，訓為「大」、「全」，以「得屯」即「德純」。按：徐說非。屯，初文作，金文作，¹²狀萬物初生之形，故「屯」本義為「生」。《周易》有〈屯〉卦，鄭玄曰：「剛柔始交，是以『屯』也。」萬物初生之時備嘗艱辛，故「屯」有「難」義。生而即長，故「屯」有「大」、「全」之意。所以，得屯即得生，亦為祈求長生之意。而「屯魯」、「屯段」、「屯右」之「屯」皆為「全」、「大」之意；而「魯」，于省吾訓為「嘉」，美、善之意；¹³段即嘏，可訓為「福」；右即佑，保佑之意。

十二、通泉、屯泉、百泉、利泉

泉即祿，訓為「福」。

十三、康彘、康勗、康右、吉康

彘，見於《受鐘》、《頌鼎》、《頌簋》諸器，金文從手、從網、從虎、從手。關於此字，目前尚無定論。舊多釋為「虔」，如阮元、吳大澂、林義光等；或釋為

¹¹ 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頁185-86。

¹²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

¹³ 同上注，頁52-53。

「禡」，如劉心源；或釋為「號」，如高田宗周；或釋為「復」，如徐中舒；或釋為「漁」，如高鴻緝；或釋為「嘏」，如周法高；或釋為「諧」、「諧」，如陳漢平。¹⁴而我認為這是一個會意字，虎在網中，且上下有手按住。據字形，可釋為「降服」之「服」，通「保」。《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淮南子·道應訓》及《文子·十守》引「保」均作「服」，故「服」可通「保」。¹⁵康保即康右。勗，王文耀《簡明金文字典》釋作「樂」，¹⁶康勗即康樂。

十四、眈、眈寔、亡競、辭、保辭、日彙、日用齏

眈，長也，永也。眈寔同於眈。亡競即無疆。辭，治理之意，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六〈釋辭〉。「日彙栽植」之「彙」與「日月齏」之「齏」，徐中舒認為皆同於「日就月將」之「將」，訓為「行」。

十五、縮綽、綽縮

徐中舒說「縮綽」、「綽縮」即《詩》、《書》所謂「寬綽」。於金文中，「縮綽」、「綽縮」常用來修飾「永命」、「眉壽」之類的祈壽語，釋為「永久」。

十六、黻黻龔龔、它它涇涇、皇皇涇涇

金文中「它它涇涇」常用於祈求長生，比如《齊侯簋》「用祈眉壽萬年無疆，它它涇涇，男女無期」；而「黻黻龔龔」、「皇皇涇涇」於金文常見於鐘器銘刻中，形容鐘聲悠揚響亮。

徐氏此文研究金文嘏詞，有草創之功，但美中略感不足的是：（一）分為十六類，略顯瑣碎。其實有的內容可不列，比如「其」、「黻黻龔龔」、「皇皇涇涇」等；（二）編排體例略感混亂，比如「它它涇涇」雖為重迭詞，但與「皇皇涇涇」完全不是一個意思，自不當歸為一類；（三）金文中最常見的「子孫永寶用」、「子孫永寶」等未列，似為欠缺。

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一書嘗歸納出完整的西周冊命金文文例如下：

維王某年某月月相辰在干支，王在某（地）。旦，王各于某（地），即位。某（人）右某（人）入門，立中廷，北嚮。史某受王命書，王呼史某冊命某。王若曰：某，由某種原因，余冊命汝官嗣某事。賜汝柎鬯、服飾、車飾、馬飾、旂旗、兵器、土田、臣民、取徵某孚。敬夙昔用事，勿廢朕命。某拜手稽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璋。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作朕皇（刺）祖皇（刺）妣皇考皇母寶尊彝。用祈眉壽萬年無疆，通泉永令嘏終，子子孫孫永寶用。¹⁷

¹⁴ 諸家之釋俱見陳漢平：《金文編訂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299-303。

¹⁵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440。

¹⁶ 王文耀：《簡明金文字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頁329。

¹⁷ 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86年），頁28。

雖然我們的考察並不僅僅局限於冊命銘刻，但若以冊命銘刻為例就會發現，西周金文銘刻早、中、晚各期在內容和風格等諸多方面實有差異。以冊命銘刻為例，大抵早期的比較簡單，一般交代因何原因，某人得到賞賜，於是作先人的「寶尊彝」。中期以後漸漸形成一定的程式，比如穆王世器《廿七年衛簋》，其程式與後世已無太大的差別。因為這樣的銘刻尚不多見，所以可以認為在穆王世，冊命禮尚未完全形成定制。恭王以後的冊命禮制基本上成熟了，銘刻的文例也趨於定型，直至西周後期再無太大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銘刻文例也算是禮制成熟的一種反映。而銘文中的嘏詞「用祈句眉壽萬年無疆，通泉永令霽終，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類，不僅與禮制有關，更是思想史的材料。正如徐中舒在《金文嘏詞釋例》的「結語」部份所說：「嘏詞為具有大眾性之語言，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風格，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範式。蓋此等語言，每以思想之感召，成為風氣而不自覺，及時過境遷，雖以善於依倣之作者，不能追摹無失。」誠哉斯言！下面我們就以不同時代的青銅器銘文，來追蹤金文中嘏詞由無到有，由少及多的衍生過程。因為金文嘏詞中，十之七八為祈求長生「眉壽」之類，我們的考察也以此類嘏詞為重點。

討論這一問題，首先就要涉及到青銅器的斷代問題。青銅器斷代，或根據考古共生關係，或是利用器物類型、紋飾等的共時性特徵與歷時性演變，而金文銘刻作為斷代依據尤其受到人們的重視。金文作為斷代依據，主要包括：紀年，包括月相、朔曆；敘述性內容，包括敘事風格；字體，包括銘刻的佈局，比如西周晚期的銘刻追求形式美，往往以凸起的線格將銘文間隔開。近代以來，學者在利用金文斷代方面有兩項突出的成果，一是王國維提出的「時王生稱說」。王氏在考釋《逋簋》時提出器銘中的「穆王」為生稱而非死諡，並認為「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號而非諡也」。¹⁸ 根據這一原則，《利簋》等一批青銅器的年代得以明確，並推衍出「標準器斷代法」，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及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就是運用這一方法進行銅器斷代的成果。¹⁹ 其二是唐蘭提出的「康宮原則」，他以金文中的「康宮」為「康王之宮」，凡銘文中有「康宮」的銅器均應為康王朝以後之器。據此，他撰寫了《西周銅器中的「康宮」問題》、《論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和《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²⁰ 此外，在討論以下各器的年代時，我們還參考了容庚、張維持的《殷周青銅器通論》、馬承源等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王世民等的《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劉啟益的《西周紀

¹⁸ 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一八〈逋敦跋〉，頁895。

¹⁹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²⁰ 唐蘭：《西周銅器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1962年第1期，頁15-48；《論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12-162；《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年》，²¹ 以及其他學者的有關論述。

商代有銘青銅器不多，長銘更少，且時代比較靠後，要到殷墟二期。商代青銅器銘刻中未見有嘏詞，所以我們的討論將不涉及商代。以下討論西周青銅器年代，用表的形式反映。對有爭議且關乎我們所論問題的銅器，再深入討論；若不影響討論或與所論問題關係不大，雖有爭議，也不再說明。除上述諸家，若其他人間或論及某器，則於備注欄說明。

| 銅器名 | 郭 | 容 | 陳 | 唐 | 馬 | 劉 | 王 | 嘏詞 | 備注 |
|-----------------------|---|---|---|---|----|---|----|-------------------|-----------------------------|
| 天亡簋 | 武 | | 武 | 武 | 武 | 武 | 武 | | 又名《大豐簋》，《集成》04261 |
| 利簋 | 武 | | 武 | 武 | 武 | 武 | 武 | | 《集成》04131 |
| 小臣單觶 | 武 | | 成 | | 成 | 成 | | | 《集成》06631 |
| 矢令組器 (簋、方尊、 方彝) | 成 | 成 | 成 | 昭 | 昭 | 康 | 康昭 | 用饗王逆造，用厯寮人，婦子後人永寶 | 《集成》04300、04301、06016、09901 |
| 鬲卣(鼎) | 成 | | 成 | 昭 | 昭 | 康 | | | 《集成》05400、05991 |
| 明公簋 | 成 | | 成 | 昭 | 康 | 成 | | | 又名《魯侯簋》，《集成》04029 |
| 禽簋(鼎) | 成 | | | 早 | 成 | 成 | 成 | | 《集成》04041、2486 |
| 作冊鬲卣 | 成 | | 成 | 昭 | 昭 | 康 | 昭 | | 《集成》05407 |
| 遣尊(卣) | 成 | | 成 | 成 | 昭 | 康 | 昭 | | 《集成》05992、05402 |
| 中方鼎 | 成 | | 成 | 昭 | 昭 | 成 | | | 《集成》02751 |
| 中觶(鬲) | 成 | | 成 | 昭 | 昭 | 成 | | | 《集成》06514、0949 |
| 寘鼎 | 成 | | 成 | 昭 | 康 | 康 | | 子子孫孫其永寶 | 《集成》02731 |
| 班簋 | 成 | | 成 | 穆 | 穆 | 穆 | 昭 | 子子孫多世其永寶 | 《集成》04341 |
| 小臣謎簋 | 成 | | 成 | 昭 | 康 | 穆 | 康 | | 《集成》04239 |
| 御正衛簋 | 成 | | 成 | 昭 | 昭 | 穆 | 康 | | 《集成》04044 |
| 呂行壺 | 成 | | 成 | 昭 | 康昭 | 穆 | | | 《集成》09689 |
| 小臣宅簋 | 成 | | 成 | 穆 | 康 | 穆 | | 子子孫孫永寶，其萬年用饗王出入 | 《集成》04201 |

²¹ 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馬承源等：《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990年)；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劉啟益：《西周紀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銅器名 | 郭 | 容 | 陳 | 唐 | 馬 | 劉 | 王 | 嘏詞 | 備注 |
|---------|---|---|---|---|----|----|----|---------|---------------------|
| 師旂鼎 | 成 | | 康 | 穆 | 康昭 | 穆 | 康 | | 《集成》02809 |
| 旅鼎 | 成 | | 成 | 昭 | 康 | 成 | 成康 | | 《集成》02728 |
| 大保簋(方鼎) | 成 | | 成 | 成 | 成 | 成 | 成 | | 《集成》04140、 01735 |
| 寧鼎 | 成 | | 成 | 昭 | 康 | 昭 | | | 《集成》02740 |
| 員卣(方鼎) | 成 | | | 昭 | 昭 | 昭 | 早 | | 《集成》05387、 02695 |
| 厚趯方鼎 | 成 | | | 昭 | 昭 | 昭 | | 其子子孫孫永寶 | 《集成》2730 |
| 獻侯鼎 | 成 | 成 | 成 | 成 | 成 | 成 | 成 | | 《集成》02626 |
| 臣辰盃 | 成 | | 成 | 昭 | 昭 | 成康 | | | 《集成》09380 |
| 保卣 | | | 武 | 成 | 成 | 成 | 成 | | 《集成》05415 |
| 康侯簋 | | 成 | 成 | 早 | 成 | 成 | 成 | | 《集成》04059 |
| 桐劫尊 | | | 成 | 早 | 成 | 成 | 早 | | 《集成》05977 |
| 召尊 | | | 成 | 昭 | | 昭 | 昭 | 萬年永光 | 《集成》06004 |
| 匱侯孟 | | | 成 | | 成 | 康 | | | 《集成》10303 |
| 小臣撝鼎 | | | 成 | 成 | 成 | 康 | | | 《集成》02556 |
| 獸彝方鼎 | | | 成 | 昭 | 早 | 康 | 康 | | 《集成》02729 |
| 德鼎(簋) | | | 成 | 成 | 成 | 成 | 成 | | 《集成》02405、 03388 |
| 叔德簋 | | | 成 | 成 | 成 | 成 | 成 | | 《集成》03942 |
| 小臣逋鼎 | | | 成 | | 共 | 共 | | | 《集成》02581 |
| 作冊魑卣 | | | 成 | 穆 | 早 | 康 | 昭 | | 《集成》05432 |
| 士卿尊 | | | 成 | 早 | 早 | 康 | | | 《集成》05985 |
| 臣卿鼎 | | | 成 | | 早 | | | | 《集成》02595 |
| 墜方鼎 | | | 成 | 早 | 成 | 成 | 成 | | 《集成》02739 |
| 東鼎 | | | 早 | | | 成 | | | 《集成》02682 |
| 康侯丰鼎 | | | | 早 | 成 | 成 | 成 | | 《集成》02153 |
| 保尊 | | | | 成 | 成 | 成 | 成 | | 《集成》06003 |
| 何尊 | | | | 成 | 成 | 成 | 成 | | 《集成》06014 |
| 復尊(鼎) | | | | 成 | 成 | 康 | 早 | | 《集成》05978、 02507 |
| 攸簋 | | | | 成 | 成 | 昭 | | | 《集成》03906 |
| 大祝禽方鼎 | | | | 早 | 成 | 康 | 成 | | 《集成》01938 |
| 堇鼎 | | | | 成 | 成 | 成 | 成康 | | 《集成》02703 |
| 圉鬲(方鼎) | | | | 成 | 早 | 成 | 成康 | | 《集成》0935、 02505 |
| 伯矩鬲 | | 早 | | 成 | 成 | 成 | 早 | | 《集成》0689 |
| 作冊大方鼎 | 康 | 康 | 康 | 康 | 穆 | 康 | 康 | | 《集成》02760 |

| 銅器名 | 郭 | 容 | 陳 | 唐 | 馬 | 劉 | 王 | 嘏詞 | 備注 |
|--------|---|---|----|---|----|----|----|--------------------------|----------------------|
| 大孟鼎 | 康 | | 康 | 康 | 康 | 康 | 康 | | 《集成》02837 |
| 小孟鼎 | 康 | | 康 | 康 | 康 | 康 | 康 | | 《集成》02839 |
| 周公簋 | 康 | | 康 | 康 | 康 | 康 | | | 《集成》04241 |
| 作冊麥組器 | 康 | | 成康 | 昭 | 康 | 康 | | 孫孫子子其永亡終，終用造德，妥多友 | 《集成》06015、0490、09451 |
| 庚嬴卣(鼎) | 康 | | 康 | 穆 | 康 | 穆 | 早期 | 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 | 《集成》05426 |
| 史踳簋 | 康 | | | 康 | 康 | 康 | 康 | 其于之朝夕監 | 《集成》04030 |
| 獻簋 | 康 | | 成 | 昭 | 康 | 康 | 康 | 十世不忘 | 《集成》04205 |
| 叔簋 | | | 成康 | 昭 | 昭 | 康 | | | 《集成》04132、04133 |
| 𣪠簋 | | | 成康 | | 中期 | 穆 | 穆 | 其萬年孫子寶 | 《集成》04159 |
| 小子生尊 | | | 成康 | 昭 | 昭 | 昭 | | 其萬年永寶，用饗出入使人 | 《集成》06001 |
| 琿叔簋 | | | 成康 | 昭 | 昭 | 昭 | | | 《集成》03950 |
| 史獸鼎 | | | 成康 | 康 | 早 | 康 | | 永寶 | 《集成》02778 |
| 耳尊 | | | 成康 | | 早 | 康 | 早 | 孫子寶，侯萬年壽考黃耆 | 《集成》06007 |
| 𣪠尊 | | | 成康 | 康 | 早 | 康 | | | 《集成》05986 |
| 魯侯熙鬲 | | | 康 | 康 | 康 | 康 | 康 | | 《集成》0648 |
| 大保方鼎 | | | 康 | 康 | 成 | 康 | 成 | | 《集成》01735 |
| 成王方鼎 | | | 康 | 康 | | 康 | 康 | | 《集成》01734 |
| 盨鼎 | | | 康 | 康 | 康 | 昭 | 康 | 萬年子子孫孫寶 | 《集成》02749 |
| 大史友鬲 | | | 康 | 康 | 康 | 康 | | | 《集成》0915 |
| 沈子它簋蓋 | 昭 | | 康 | 穆 | 康 | 昭 | | 其卂哀乃沈子它唯福，用水靈命，用綏公唯壽 | 《集成》04330 |
| 孟爵(卣) | 昭 | | 成 | 康 | 康 | 康 | | | 《集成》09104、05399 |
| 臣諫簋 | | | | | 康 | 康 | 早 | 句□□ | 《集成》04237 |
| 叔趯父卣 | | | | | 康昭 | 昭 | | 汝其用饗乃辟軫侯逆受，出入事人 | 《集成》05429 |
| 段簋 | 昭 | | | | 懿 | 穆恭 | 穆恭 | 孫孫子子萬年用享祀 | 《集成》04208 |
| 宗周鐘 | 昭 | | | | 厲 | 厲 | 厲 | 降余多福，福余順孫，參壽唯利，胡其萬年，畷保四國 | 《集成》0260 |
| 狄馭簋 | 昭 | | 成康 | 昭 | 昭 | 昭 | | | 《集成》03976 |
| 過伯簋 | 昭 | | 成康 | 昭 | 昭 | 昭 | | | 《集成》03907 |
| 蕭簋 | 昭 | | 成康 | 昭 | 昭 | 昭 | | | 《集成》03732 |
| 尹姑鬲 | | | 昭 | 恭 | 孝 | 恭 | 穆 | | 《集成》0754 |
| 公姑鬲 | | | 昭 | 恭 | | 恭 | 穆 | | 《集成》0753 |
| 匱侯旨鼎 | | | | 康 | 成 | 康 | 康 | | 《集成》02628 |
| 寓鼎 | | | | 康 | | 成 | | | 《集成》02718 |

| 銅器名 | 郭 | 容 | 陳 | 唐 | 馬 | 劉 | 王 | 嘏詞 | 備注 |
|-------|---|---|----|---|---|----|----|---------------------------|--------------------|
| 昭鼎 | | | | 昭 | | 康 | | 子子孫其永寶 | 《集成》02704 |
| 啟卣 | | | | 昭 | 孝 | 昭 | | 用勺魯福，用夙夜使 | 《集成》05410 |
| 啟尊 | | | | 昭 | 孝 | 昭 | | | 《集成》05983 |
| 宜侯矢簋 | | | 成康 | 康 | 康 | 康 | 康 | | 《集成》04320 |
| 師俞尊 | | | | 昭 | 孝 | 昭 | | 孫孫子子寶 | 《集成》05995 |
| 不栝方鼎 | | | | 昭 | 孝 | 昭 | 中期 | | 《集成》02735 |
| 不壽簋 | | | | 昭 | 昭 | 穆 | 中期 | | 《集成》04060 |
| 息伯卣 | | | | 昭 | | 康 | | | 《集成》05386 |
| 作冊折觥 | | | | 昭 | 昭 | 康 | | 其永寶 | 《集成》09303 |
| 保侃母簋蓋 | | | | 昭 | | 成 | | | 《集成》03743 |
| 應公鼎 | | | | | 早 | 穆 | | 用夙夕蠶享 | 《集成》02553 |
| 榮簋 | | | | | 昭 | 康 | | | 《集成》04121 |
| 庚姬器 | | | | | 早 | 成康 | | | 《集成》10576 |
| 毛公旅方鼎 | | | | 穆 | 中 | 昭 | | 是用壽考 | 《集成》02724 |
| 庸伯叔簋 | | | | 穆 | | 昭 | | 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 《集成》04169 |
| 饒簋 | 穆 | | 穆 | 穆 | 穆 | 穆 | 穆 | 其孫孫子子永寶 | 《集成》04207 |
| 靜卣 | 穆 | | 成康 | 穆 | 穆 | 穆 | | 其子子孫孫用寶用 | 《集成》05408 |
| 小臣靜彝 | 穆 | | 成康 | 穆 | 穆 | 穆 | | | 馬承源編《銘文選》1·171 |
| 呂方鼎 | 穆 | | 成 | 穆 | 穆 | 穆 | | 其子子孫孫永用 | 《集成》02754 |
| 刺鼎 | 穆 | | 穆 | 穆 | 穆 | 穆 | | 天子萬年，……其孫孫子子永寶用 | 《集成》02776 |
| 敵鼎 | 穆 | | | 穆 | 穆 | 穆 | 穆 | | 《集成》02721 |
| 邁鬲 | 穆 | | 康 | 穆 | 穆 | 穆 | | | 《集成》0948 |
| 穉卣 | 穆 | | | 穆 | 穆 | 穆 | | 其子子孫永寶 | 《集成》05411 |
| 啟尊 | 穆 | | | 穆 | 穆 | 穆 | | 其子子孫孫永用 | 《集成》06008 |
| 泉戎卣 | 穆 | | | 穆 | 穆 | 穆 | | | 《集成》05419 |
| 泉伯戎簋蓋 | | | | | | | | 余其永萬年寶用，子子孫孫其率型受茲休 | 亦應該是穆王世器。《集成》04302 |
| 伯戎簋 | | | | | | | | 唯勺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 亦應該是穆王世器。《集成》04115 |
| 戎簋 | | | | 穆 | | 穆 | | 俾乃子戎萬年，用夙夜尊享孝于罔文母，其子子孫孫永寶 | 《集成》04322 |
| 戎方鼎甲 | | | | 穆 | 穆 | 穆 | 穆 | 其子子孫孫永寶 | 《集成》02789 |
| 長由盃 | | | 穆 | 穆 | 穆 | 穆 | 穆 | | 《集成》09455 |
| 泉簋 | 穆 | | 穆 | 穆 | 穆 | 穆 | | | 《集成》03702 |
| 孟簋 | | | | 穆 | 懿 | 穆 | 恭 | 子子孫孫其永寶 | 《集成》04162 |

| 銅器名 | 郭 | 容 | 陳 | 唐 | 馬 | 劉 | 王 | 緝詞 | 備注 |
|---------------|---|---|---|---|----|----|----|-----------------------------|-------------------------|
| 競卣 | 穆 | | 康 | 穆 | 穆 | 穆 | | 子孫永寶 | 《集成》05425 |
| 仲競簋 | | | | 穆 | | 穆 | |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 | 《集成》03783 |
| 師冢簋 | | | | 穆 | 懿孝 | 孝 | | 弭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54 |
| 噩侯簋 | | | | 穆 | | 夷 | | 王姑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 《集成》03929 |
| 縣妃簋 | 穆 | | | 穆 | 穆 | 穆 | | 萬年保 | 《集成》04269 |
| 廿七年衛簋 | | | | 穆 | 穆 | 穆 | 穆 |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56 |
| 伯雍父盤 | | | | | 穆 | 穆 | 穆 | | 《集成》10074 |
| 豐卣 | | | | 穆 | 穆 | 穆 | 穆 | | 《集成》05403 |
| 服方尊 | | | | 穆 | | 昭 | | | 《集成》05968 |
| 輔師鬲簋 | | | | 穆 | 夷 | 夷 | 中期 | 穆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事 | 《集成》04286 |
| 史頌鼎 | 恭 | | | 夷 | 宣 | 厲 | 厲 | 頌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2787 |
| 師虎簋 | 恭 | | 恭 | 厲 | 懿 | 孝 | 懿 | 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 《考古與文物》 1997年第3期 |
| 吳方彝蓋 | 恭 | | 恭 | 厲 | | 孝 | | 吳其世子孫永寶用 | 《集成》09898 |
| 牧簋 | 恭 | | | 厲 | 懿 | 孝 | 孝懿 | 牧其萬年壽考，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343 |
| 師毛父簋 | 恭 | | 恭 | | 恭懿 | 恭 | | 其萬年子子孫其永寶用 | 《集成》04196 |
| 豆閉簋 | 恭 | | 恭 | | 恭懿 | 恭 | | 用賜壽考，萬年永寶用于宗室 | 《集成》04276 |
| 師奎父鼎 | 恭 | | 恭 | | 恭 | 恭 | 恭 | 用勺眉壽、黃耆、吉康，師奎父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 《集成》02813 |
| 走簋 | 恭 | | 恭 | 厲 | 恭 | 懿 | 恭 | 走其眾厥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 | 《集成》04244 |
| 利鼎 | 恭 | | 恭 | 厲 | 恭 | 穆恭 | | 利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 《集成》02804 |
| 望簋 | 恭 | | | 恭 | | 懿 | |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72 |
| 師望鼎 | 恭 | | | | 恭 | 恭 | | 師望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2812 |
| 師賡簋蓋 | | | | 恭 | 恭懿 | 懿 | | 賡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84 |
| 永盃 | | | | 恭 | 恭 | 恭 | | 永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其率寶用 | 《集成》10322 |
| 詢簋 | | | | 恭 | 恭 | 懿 | 恭懿 | 詢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321 |
| 次尊 | | | | 恭 | | 懿 | | | 《集成》05994 |
| 季簋 | | | | 恭 | | 昭 | | 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 《集成》03949 |
| 穿鼎 | | | | 恭 | 恭 | 恭 | | 其孫孫子子其永寶 | 《集成》02755 |
| 仲栒父簋 (匕、鬲) | | | | 恭 | 恭 | 懿 | | 用祈眉壽，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 《集成》04155、 0979、0751 |
| 牆盤 | | | | 恭 | 恭 | 恭 | 恭 | 授牆爾魯福，懷頰祿，黃耆、彌生、堪事厥辟，其萬年永寶用 | 《集成》10175 |
| 衛盃 | | | | 恭 | 恭 | 懿 | 恭 | 衛其萬年永寶用 | 《集成》09456 |

| 銅器名 | 郭 | 容 | 陳 | 唐 | 馬 | 劉 | 王 | 嘏詞 | 備注 |
|-----------|---|---|---|---|----|----|----|-----------------|------------------|
| 五祀衛鼎 | | | | 恭 | 恭 | 恭 | 恭 | 衛其萬年永寶用 | 《集成》02832 |
| 九祀衛鼎 | | | | 恭 | 恭 | 恭 | 恭 | 衛其萬年永寶用 | 《集成》02831 |
| 七年趙曹鼎 | 恭 | | 恭 | 厲 | 恭 | 恭 | 恭 | 用饗朋友 | 《集成》02783 |
| 十五年趙曹鼎 | 恭 | | 恭 | 恭 | 恭 | 恭 | 恭 | 用饗朋友 | 《集成》02784 |
| 師湯父鼎 | 恭 | | 恭 | 厲 | 恭 | 恭 | 恭 | 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寶用 | 《集成》02780 |
| 趙孟 | | | | | 恭 | 恭 | | 其永寶用 | 《集成》10321 |
| 衛簋 | | | | | 恭 | 恭 | 恭 | 衛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12 |
| 伊簋 | | | | | 恭 | 宣 | 厲 | 伊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 《集成》04287 |
| 申簋蓋 | | | | | 恭懿 | 恭懿 | | 申其萬年用子子孫孫其永寶 | 《集成》04267 |
| 同簋 | 懿 | | | 恭 | 恭懿 | 恭懿 | |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70、04271 |
| 卯簋蓋 | 懿 | | | 恭 | | 恭懿 | | 卯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327 |
| 師遽簋蓋 | 懿 | | 恭 | 恭 | 恭 | 恭 | 懿 | 世孫子永寶 | 《集成》04214 |
| 師遽方彝 | 懿 | | 恭 | | 恭 | 恭 | | 用勺萬年亡疆，百世孫子永寶 | 《集成》09897 |
| 大簋蓋 | 懿 | | | 恭 | 夷 | 孝 | |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98 |
| 大鼎 | 懿 | | | 恭 | 夷 | 懿 | 厲 | 大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 | 《集成》02807 |
| 師酉簋 | 懿 | | | 恭 | 恭 | 厲 | 晚期 | 酉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88-04291 |
| 應侯見工鐘 | | | | | 恭懿 | 恭懿 | 恭 | 用賜眉壽、永命，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107-0108 |
| 守宮盤 | 懿 | | 懿 | 穆 | 懿 | 懿 | 穆恭 | 其百世子子孫孫永寶用，勿墜 | 《集成》10168 |
| 免簋 | 懿 | | 懿 | 穆 | 懿 | 懿 | | 免其萬年永寶用 | 《集成》04240 |
| 史懋壺 | 懿 | | | 穆 | 恭 | 懿 | | | 《集成》09714 |
| 匡卣 | 懿 | | 懿 | 懿 | 懿 | 懿 | |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5423 |
| 大師盧簋 | | | 懿 | 懿 | 懿 | 懿 | | 盧其萬年永寶用 | 《集成》04252 |
| 盪駒尊 | | | | 懿 | 懿 | 恭 | 懿孝 | 其萬年世子子孫孫永寶之 | 《集成》06011 |
| 獻鐘 | | | | 懿 | 夷 | 懿 | 孝 | 獻眾蔡姬永寶 | 《集成》088-091 |
| 元年師夔簋 | | | | 懿 | 孝 | 夷 | 夷 |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81-04282 |
| 五年師夔簋 | | | | 懿 | 懿 | 夷 | 夷 | 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18 |
| 盪方尊 | | | | 懿 | 懿 | 恭 | 懿孝 | 不段不其，萬年保我萬邦 | 《集成》06013 |
| 十三年囑壺 | | | | | 孝 | 孝 | 孝 | 囑其萬年永寶 | 《集成》09723 |
| 召尊 | 孝 | | 成 | | 昭 | 康 | 昭 | 萬年永光 | 《集成》06004 |
| 召卣 | 孝 | | 成 | | 昭 | 康 | 昭 | 萬年永光 | 《集成》05416 |
| 召鼎(雲塘M13) | 孝 | | | 恭 | 懿 | 孝 | | 召其萬年用祀，子子孫孫其永寶 | 或稱《召鼎》，《集成》02838 |

| 銅器名 | 郭 | 容 | 陳 | 唐 | 馬 | 劉 | 王 | 嘏詞 | 備注 |
|-------|---|---|---|---|---|----|----|----------------------------------|-----------------|
| 趨觶 | 孝 | | 懿 | 恭 | 懿 | 孝 | 孝 | 百世孫子毋敢墜，永寶 | 《集成》06516 |
| 效卣 | 孝 | | 康 | 穆 | 恭 | 懿 | 穆恭 | 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亦其子子孫孫永寶 | 《集成》05433 |
| 麥生盨 | | | | 孝 | 厲 | 夷 | 厲 | 其萬年眉壽永寶用 | 《集成》04459 |
| 師卣鼎 | | | | 孝 | 恭 | 恭 | 孝 | | 《集成》02830 |
| 逆鐘 | | | | | 孝 | 厲 | 懿孝 | | 《集成》060-063 |
| 四年嘏盨 | | | | | 孝 | 懿 | 孝 | 嘏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 | 《集成》04462 |
| 嘏簋 | | | | | 孝 | 懿 | 孝 | 大神綏多福，嘏萬年寶 | 《集成》04170-04177 |
| 珣生鬲 | | | | | 孝 | 厲 | | 珣生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 《集成》0744 |
| 南宮柳鼎 | | | | 孝 | 厲 | 夷 | 夷厲 |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2805 |
| 師臬鐘 | | | | | 孝 | 夷 | | 用喜侃前文人，用祈屯魯永命，用勺眉壽無疆，師臬其萬年永寶用享 | 《集成》0141 |
| 蔡姑簋 | 夷 | | 懿 | 懿 | 夷 | 懿 | | 用祈勺眉壽、綽綰永命、彌咎生、霽終。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 《集成》04198 |
| 噩侯鼎 | 夷 | | | 穆 | | 夷 | |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 《集成》02810 |
| 啟簋 | 夷 | | | | | 夷 | | 啟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323 |
| 伯克壺 | 夷 | | | 夷 | 孝 | 宣 | 厲 | 克用勺眉壽無疆，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 《集成》09725 |
| 克鐘 | 夷 | | | 宣 | 孝 | 宣 | 厲 | 用勺屯嘏、永命，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 《集成》0206-0207 |
| 禹鼎 | 夷 | | | 孝 | 厲 | 厲 | | 禹其萬年子子孫孫寶用 | 《集成》02833-02844 |
| 虢季子白盤 | 夷 | | | 宣 | | 宣 | 宣 | 子子孫孫萬年無疆 | 《集成》10173 |
| 祝鄠簋 | | | | 夷 | | 宣 | 厲 | 鄠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 《集成》04297 |
| 不其簋蓋 | | | | 夷 | 宣 | 夷 | 晚期 | 用勺多福，眉壽無疆、永屯、霽終，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享 | 《集成》04329 |
| 王伯姜鬲 | | | | 夷 | | 懿 | | 永寶用 | 《集成》0607 |
| 番羽生壺 | 厲 | | | 夷 | 孝 | 夷 | 夷厲 | 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9705 |
| 師猷鼎 | 厲 | | | | 夷 | 共和 | | 猷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 《集成》04311 |
| 師觶簋蓋 | 厲 | | 懿 | 昭 | 孝 | 懿 | 夷厲 | 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耆，峻在位。觶其萬年永保臣天子 | 《集成》04277 |
| 師晨鼎 | 厲 | | 懿 | 懿 | | 懿 | | 晨其〔萬年〕世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 《集成》02817 |
| 諫簋 | 厲 | | 懿 | 懿 | | 懿 | 孝 | 諫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85 |
| 揚簋 | 厲 | | 懿 | 懿 | 懿 | 懿 | | 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 | 《集成》04294 |

| 銅器名 | 郭 | 容 | 陳 | 唐 | 馬 | 劉 | 王 | 嘏詞 | 備注 |
|--------|---|---|---|---|----|----|----|--|-----------------|
| 號仲盨蓋 | 厲 | | | 厲 | 厲 | 厲 | | | 《集成》04435 |
| 何簋 | 厲 | | | 厲 | 厲 | 厲 | | 何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 《集成》04202 |
| 無異簋 | 厲 | | 昭 | 厲 | 孝 | 懿 | | 無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25 |
| 大克鼎 | 厲 | | | 厲 | 孝 | 宣 | 夷厲 | 克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2836 |
| 克盨 | 厲 | | | 厲 | 孝 | 宣 | 夷厲 | 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465 |
| 小克鼎 | 厲 | | | 厲 | 孝 | 宣 | 夷厲 | 用勾康勗、屯右、眉壽、永命、霽終，萬年無疆，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2797 |
| 微繚鼎 | 厲 | | | | | 宣 | | 用賜康勗、魯休、屯右、眉壽、永命、霽終，其萬年無疆，繚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 《集成》02790 |
| 耐從盨 | 厲 | | | 厲 | 厲 | 厲 | 孝 | 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466 |
| 寰盤 | 厲 | | | 厲 | 厲 | 厲 | 厲 | 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10172 |
| 耐攸比鼎 | 厲 | | | 厲 | | 宣 | | 耐攸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2818 |
| 號叔旅鐘 | 厲 | | | | 厲 | 宣 | 厲 | 降旅多福，旅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 《集成》0238-0244 |
| 士父鐘 | 厲 | | | 厲 | 厲 | 宣 | | 降余魯多福亡疆，唯康右、屯魯，用廣啟士父身，勗于永命，士父其眾口姬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 | 《集成》0145-0148 |
| 矢人盤 | 厲 | | | 厲 | 厲 | 宣 | | | 《集成》10176 |
| 函皇父簋 | 厲 | | | 宣 | 幽 | 厲 | | 珣嬪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143 |
| 叔向父簋 | 厲 | | | 夷 | | 厲 | |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3851-03855 |
| 公臣簋 | | | | 厲 | 厲 | 厲 | | 公臣其萬年永寶茲休 | 《集成》04184 |
| 多友鼎 | | | | | 厲 | 厲 | 夷厲 | 用朋用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2835 |
| 榮子旅鼎 | | | | | 中期 | 昭 | | 其孫子永寶 | 《集成》02503 |
| 壘盨 | 宣 | | | 孝 | | 宣 | | 叔邦父叔姑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469 |
| 毛公鼎 | 宣 | | | | 宣 | 宣 | | 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2841 |
| 元年師詢簋 | 宣 | | | 懿 | 懿 | 宣 | | 詢其萬由年子子孫孫永寶 | 《集成》04342 |
| 五年珣生簋 | 宣 | | | 宣 | 孝 | 共和 | 中期 | | 《集成》04292 |
| 六年召伯虎簋 | 宣 | | | | | 共和 | 中期 | 其萬年子子孫孫寶用，享于宗 | 《集成》04293 |
| 兮甲盤 | 宣 | | | 宣 | 宣 | 厲 | 宣 | 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10174 |
| 師寰簋 | 宣 | | | | | | 厲 |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 《集成》04314 |
| 乖伯簋 | 宣 | | | 恭 | 恭 | 恭 | 懿 | 用好宗廟，享夙夕，好朋友孚百者、婚媾，用祈屯泉、永命魯壽，子孫歸芻其萬年日用享于宗室 | 《集成》04331 |

| 銅器名 | 郭 | 容 | 陳 | 唐 | 馬 | 劉 | 王 | 嘏詞 | 備注 |
|-------|---|---|---|---|----|----|---|-----------------------|---------------|
| 輔師稜簋 | 宣 | | | | 懿 | 厲 | | 稜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事 | 《集成》04286 |
| 井人佡鐘 | 宣 | | | 厲 | 夷厲 | 宣 | | 降余厚多福無疆，佡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 《集成》0109-0112 |
| 戠簋 | 宣 | | | 恭 | 孝 | 恭 | | 其子子孫孫永用 | 《集成》04255 |
| 無鼎 | 宣 | | | 宣 | 宣 | 宣 | 宣 | 用割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 《集成》02814 |
| 休盤 | 宣 | | | 恭 | 恭 | 懿 | 恭 | 休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 《集成》10170 |
| 山鼎 | | | | | 宣 | 宣 | 宣 | 用祈勺眉壽、綰綽永命、霽終，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2825 |
| 南宮乎鐘 | | | | | 宣 | 宣 | 宣 | 天子其萬年眉壽，峻永保四方，配皇天 | 《集成》0181 |
| 元年師兑簋 | 幽 | | | | 孝 | 共和 | 厲 | 師兑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275 |
| 三年師兑簋 | 幽 | | | | 孝 | 共和 | 厲 | 師兑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 《集成》04318 |

穆王時代在整個西周史中具有獨特的地位，是西周重要的轉折期。在此之前，周人在繼承殷人禮制的同時，也在摸索發展自己的禮制，到了穆王時期，基本上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禮制。這一點在青銅器上有明確的反映。²² 歸結到金文嘏詞，大致也是如此。從上表中我們不難看出，自穆王時代始，銘刻結尾一般有嘏詞，尤其自恭王朝以後，幾乎每一器都有嘏詞，理應重視。²³

就上表所反映的情況看，金文中嘏詞從出現的頻率到內容擴展都有一個緩慢的發展過程。大致在康王時代，開始出現了嘏詞，比如《臣諫簋》的「勺□□」、《史獸鼎》的「永寶」、《史黯簋》的「其于之朝夕監」之類。嘏詞內容不統一，也非常簡短，而且有這樣嘏詞的器也不多。這只能看作是金文銘刻中嘏詞萌芽期形式，康王世也就是金文嘏詞的萌芽期。到了昭王時代，金文中的嘏詞相對多了起來，內容也相對統一，多為「××永寶」，或曰「婦子後人永寶」，如令組器；或曰「子子孫孫永寶」，如《厚趯方鼎》；或曰「萬年永光」，如《召尊》。到了穆王時代，有嘏詞銘刻的青銅器佔了絕大多數，嘏詞的內容已經比較統一了，就是「子子孫孫永寶用」。但是有兩類嘏詞應該注意，一是「壽考」、「萬年」之類的詞語開始出現，而且佔有一定的比例；二是「×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類嘏詞開始出現，而這種表達方式是恭王世以後金

²² 李朝遠：〈青銅器上所見西周中期的社會變遷〉，《學術月刊》1994年第11期，頁59-64。

²³ 文獻記載或較早時候出土的青銅器，往往由於如對共生文物的缺載或忽視等種種原因，給青銅器的斷代造成了困難。近時期因為提倡科學發掘，相對而言，青銅器的斷代要方便許多，結論也較為準確，其總結性成果見劉雨等的四冊《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對照《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上述的結論同樣正確。

文嘏詞的主流形式。恭王世以後，幾乎每一器都有「×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而早期的「子子孫孫永寶」之類則基本上廢棄不用。而且，還出現了幾種新的嘏詞類型，比如《師盃父鼎》銘文中的「眉壽」、「黃耆」、「吉康」等，相同的嘏詞也見於仲栻父器、《應侯見工鐘》、《牆盤》等。至此，西周銘文中所有的嘏詞類型基本上都已出現，無非是頻率的高低而已，比如「眉壽」一詞就大量出現於夷厲以後的銅器銘刻中。另外，《七年趙曹鼎》與《十五年趙曹鼎》出現「用饗朋友」這類的話，也應注意。

那麼，把嘏詞作為一種思想史的材料，上述的考察具有甚麼樣的意義呢？我認為意義在於：從嘏詞內容的擴展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世的人如何一步步走出先祖的靈光，而個體生命意識又是如何一步步衝破家族勢力的囿限而受到重視的。早期的銅器銘刻中不見嘏詞，絕非偶然現象，其銘刻當中突出的是為「××作寶尊彝」，就是稍後康昭時期銘刻中出現的「子孫永寶用」或「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類的嘏詞是說給先祖聽的，言下之意是告訴先祖，你保佑的是你的子孫；而「子孫」、「子子孫孫」之類的話語中全然沒有個體的位置，其看重的是整個家族的利益，而個體充其量只是「子孫」中的一員而已。這說明在宗族勢力強大的社會，個體無獨立存在的位置，同時個體似乎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存在。而到了穆王之世開始出現變化，出現了祈求長生的嘏詞。比如《縣妃簋》，郭沫若定為是穆王世器，諸家無異辭。器銘曰：

唯十又三月既望，辰在壬午，伯犀父休于縣妃，曰：「戲乃任縣伯室，賜汝婦爵，邠之弋瑯玉，黃□。」縣妃敏揚伯犀父休，曰：「休伯哭□卹縣伯室，賜君我，唯賜壽，我不能不**眾**縣伯萬年保。」肆敢對於彝，曰：「其自今日，孫孫子子毋敢忘伯休。」

銘刻中有「唯賜壽，我不能不**眾**縣伯萬年保」的銘詞，就是直接為生人祈壽。又比如《毛公旅方鼎》，銘刻云：「毛公旅鼎亦唯簋，我用飲厚，**眾**我友。匄其用侑，亦引唯考。肆毋有弗諒，是用壽考。」作器者毛公見於《班簋》，當是穆王世器。銘刻不僅點明作器的目的在於為自己祈壽，還點明是為了「我用厚飲，**眾**我友」，生人得以凸現。

另外，「子子孫孫永寶用」前出現了「×其萬年」之類的話，這種「×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與「子子孫孫永寶用」不同，與「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比如《庚嬴卣》）也是不一樣的，因為後二種嘏詞仍是針對先祖說的。而「×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就不僅面對先祖，也顯示了作為先祖子孫的某人在作器時，融入了個體生命的要求，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發展。換言之，可以視作是個體意識覺醒的一種表現。

從嘏詞考察時人的思想發展狀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青銅器斷代也有一定的作用。正如上文所說，對青銅器進行斷代研究，或是根據金文月相，或根據銘文所記史事，或是根據青銅器器形。這些對於銅器斷代固然重要，但缺陷也很明顯，比如各種月相名詞的理解很不統一；即便是統一，是否符合西周實際也很難說。又比如器形，儘管通過一些標準器可以判斷某種器形流行的年代，但要說利用標準器斷定某種器形流行的時代上限或下限就有困難。特別是我們即使能斷定某種器形流

行的上限，卻並不能用一刀切的方法去界定它流行的下限，因為我們並不能排除後世對先世流行器形的模仿。比如《五年琿生簋》和《六年琿生簋》，銘文中出現了「召伯虎」，大家普遍認為「召伯虎」就是《大雅·江漢》中的「召虎」，從而推斷這兩器為宣王世器。但若從紋飾與器形考察，這種雙耳的鳥頭造型和分解式獸面紋，都是西周中期流行器所具有的，據此似當斷兩簋為西周中期器。如果斷代時各據一端，那麼觀點分歧，結論不一也就在所難免了。這可能就是為甚麼目前西周銅器斷代研究中歧異紛紛的重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我們用各種手段，綜合考察，才能得出比較可行的結論。金文嘏詞就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

從上表來看，康王世銅器銘刻出現了嘏詞早期形式，但數量極少，而且「××永寶」之類的沒有出現。昭王世雖然有嘏詞銅器數量增加，但「×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類嘏詞尚未見。這就使得金文嘏詞有了斷代意義，因為金文嘏詞作為思想史材料，有其相對於月相、器形佔優勢的地方，它的出現絕對是有時代性的，那種時代不具有某種思想，就絕不會出現與之相應的話語。這也就是徐中舒所說的「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風格」，這也是他認為金文嘏詞「在銅器研究上，亦可為粗略的劃分年代或地域之一種尺度」的原因。上表中所列的矢令組器、作冊麥組器，在斷代上頗有爭議。比如作冊麥器，郭沫若、馬承源、劉啟益定為康王世，陳夢家定為成康，唐蘭定為昭王世，如果但從嘏詞來看，唐蘭的斷代可能比較接近事實。這裏還要說說《耳尊》的問題。其銘文曰：「維六月初吉，辰在辛卯，侯各于耳窺，侯休于耳，賜臣十家。長師耳對揚侯休，肇作京公寶尊彝，京公孫子寶，侯萬年壽考黃耆，耳日受休。」諸家以《耳尊》形制與《作冊鬯尊》相似，斷其為西周早期器。正如上文所說，單從形制進行斷代，結論可能會出現偏差。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根據其他相關因素幫助判斷。比如陳夢家以銘文字體斷為成康時期，而白川靜就認為不妥，以《耳尊》銘文屬於稍晚的字體。²⁴ 林巳奈夫在〈殷—春秋前期金文書式常用語句之時代的變遷〉一文中，認為「惟×月初吉（既生霸、死霸等），辰在×」是始於早期後半段的記日法。²⁵ 我們也認為「京公孫子寶，侯萬年壽考黃耆，耳日受休」式的嘏詞，也應該是穆恭以後的銅器銘文中才可能出現的。所以，《耳尊》的作年當是西周中期以後。

總之，金文嘏詞作為思想史的材料，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某種思想狀況，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用這種帶有時代性的語言和《詩經》中的相關詞語進行較比，將有益於我們判斷一些詩篇產生的大致年代，也有助於解決某些《詩》學史的問題。

²⁴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 89；白川靜：《金文通釋》（京都：白鶴美術館，1962 年），卷一，頁 583。

²⁵ 林巳奈夫：〈殷—春秋前期金文書式常用語句之時代的變遷〉，《東方學報》第 55 冊；引自李學勤：〈令方尊、方彝新釋〉，載《古文字研究》第 16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25，注 4。

金文嘏詞與《詩》篇斷代

一、眉壽。「眉壽」一詞，《詩》中見於以下各篇：

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豳風·七月〉）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小雅·南山有臺〉）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周頌·雝〉）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周頌·載見〉）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頌·闕宮〉）
醴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商頌·烈祖〉）

二、萬年。「萬年」一詞，《詩》中見於下列詩篇：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曹風·鴉鳴〉）
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小雅·信南山〉）
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小雅·瞻彼洛矣〉）
君子萬年，福祿綏之。（〈小雅·鴛鴦〉）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大雅·既醉〉）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大雅·江漢〉）

另外，〈大雅·下武〉有「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句，「於萬斯年」也就是「萬年」，故也可以歸入這一類。

三、壽考。「壽考」一詞，《詩》中見於以下詩篇：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秦風·終南〉）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小雅·蓼蕭〉）
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小雅·楚茨〉）
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小雅·信南山〉）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大雅·棫樸〉）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大雅·行葦〉）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商頌·殷武〉）

四、黃耆。「黃耆」一詞於《詩》中見於以下詩篇：

樂只君子，遐不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小雅·南山有臺〉）
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大雅·行葦〉）
綏我眉壽，黃耆無疆。（〈商頌·烈祖〉）

五、彌生。金文中的「彌生」，於《詩》中寫作「彌性」，凡三見，均見於〈大雅·卷阿〉，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六、無疆。「無疆」一詞，《詩》中見於以下詩篇：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豳風·七月〉）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小雅·天保〉）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小雅·南山有臺〉）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小雅·楚茨〉）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小雅·信南山〉）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小雅·甫田〉）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大雅·嘉樂〉）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烈文〉）
思無疆，思馬斯臧。（〈魯頌·駟〉）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商頌·烈祖〉）

其中〈大雅·嘉樂〉「受福無疆」、〈周頌·烈文〉「惠我無疆」、〈商頌·烈祖〉「申錫無疆」、「降福無疆」皆為祈求福祿的嘏詞，應該歸到祈福類嘏詞中去。〈魯頌·駟〉之「無疆」用以形容馬匹之多，不可作為嘏詞考慮。

七、無期。「無期」一詞作為祈福、祈壽之嘏詞，於《詩》中見於〈小雅·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²⁶

八、萬壽。《詩》中「萬壽」一詞凡九見，多與「無疆」、「無期」組成「萬壽無疆」、「萬壽無期」語，如〈豳風·七月〉、〈小雅·天保〉、〈小雅·南山有臺〉、〈小雅·楚茨〉、〈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大雅·江漢〉。但也不完全如此，例如：

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小雅·楚茨〉）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大雅·江漢〉）

九、三壽。「三壽」一詞，西周金文兩見，一是《鞅鐘》，一是《異仲壺》。春秋以後則見於《晉姜鼎》和《者減鐘》。於典籍則見於〈魯頌·閟宮〉：「三壽作朋，如岡如陵。」《鞅鐘》是周厲王時器，其中提到「南夷」、「東夷」，所謂「東夷」當即是指今天齊魯一帶的徐夷等國。而《異仲壺》的「異」作為國名，位於今天的山東境內。至上世紀中葉以來，山東黃縣、壽光、煙臺都有異國器出土。李純一認為

²⁶ 按：〈小雅·白駒〉有「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之辭，〈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則「逸豫無期」並非讚美之辭。但「無期」作為一成詞，自有其斷代的作用，故予以列出。

《者減鐘》的形制紋制與傳世的《邾公華鐘》相似，²⁷ 而邾國也位於今天山東境內。《晉姜鼎》的「姜」表明其或與齊有關。而《詩》中「三壽」又出現於〈魯頌〉。所以，「三壽」一詞當為流行於齊魯境內的祈年嘏詞。

以上皆為祈求壽考的嘏詞。下面我們再看看《詩》中祈求福祿的嘏詞。

十、霽終。金文「霽終」，於《詩》寫作「令終」。霽、令皆有「善」義，是以「霽終」、「令終」都為祈求善終之嘏詞。《詩》中「令終」一詞見於〈大雅·既醉〉：「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十一、純嘏。「純嘏」一詞，《詩》中見於下列詩篇：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小雅·賓之初燕〉）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大雅·卷阿〉）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周頌·載見〉）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頌·闕宮〉）

十二、福、祿、福祿。《詩》中祈求福祿的詞語最多，「福」、「祿」、「福祿」等詞語畧舉如下：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周南·樛木〉）

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小雅·天保〉）

既見君子，儻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小雅·蓼蕭〉）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雅·小明〉）

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卜爾百福。（〈小雅·楚茨〉）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小雅·信南山〉）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小雅·甫田〉）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小雅·大田〉）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小雅·瞻彼洛矣〉）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小雅·桑扈〉）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小雅·鴛鴦〉）

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小雅·采菽〉）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文王〉）

²⁷ 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頁206。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大雅·旱麓〉)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大雅·行葦〉)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大雅·既醉〉)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大雅·鳧鷖〉)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大雅·假樂〉)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烈文〉)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周頌·執競〉)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周頌·豐年〉)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周頌·潛〉)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周頌·載見〉)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周頌·有客〉)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魯頌·閟宮〉)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商頌·烈祖〉)
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商頌·玄鳥〉)
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長發〉)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頌·殷武〉)

十三、子子孫孫永寶用。《詩》中沒有「子子孫孫永寶用」這樣的嘏詞，因為詩體不容，但還是有類似於這種表達的詩句，比如：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小雅·楚茨〉)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小雅·賓之初筵〉)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大雅·文王〉)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大雅·皇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烈文〉)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周頌·天作〉)

對於《詩》中的嘏詞權作以上羅列。我們都知道，祭祀的目的在於祈福。金文中祈福的嘏詞最先出現，比如《臣諫簋》的「囟□□」，即有祈求祖先永遠保佑子孫的含義。《詩》中表祈福的嘏詞分佈很廣，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祈求福祿的嘏詞不具備斷代意義。而我之所以不厭其煩的對這樣的嘏詞進行統計，目的就是為了證明金文中的嘏詞與《詩》的嘏詞在分佈上具有一致性。可以用來進行《詩》篇斷代的是祈求長

生的嘏詞，也就是「眉壽」、「萬年」、「萬年無疆」、「黃耇」、「彌生」、「萬壽」、「三壽」等。我們先根據祈壽嘏詞對《詩》詩篇的年代作一個總體把握，結合這些嘏詞，討論一些《詩》學史上有關詩篇斷代的問題。

根據我的統計，祈求壽考的嘏詞分佈於下列詩篇：〈秦風·終南〉、〈曹風·鴟鳴〉、〈豳風·七月〉（以上〈風〉）、〈天保〉、〈南山有臺〉、〈蓼蕭〉、〈楚茨〉、〈信南山〉、〈甫田〉、〈瞻彼洛矣〉、〈鴛鴦〉（以上〈小雅〉）、〈棫樸〉、〈下武〉、〈行葦〉、〈既醉〉、〈卷阿〉、〈江漢〉（以上〈大雅〉）、〈離〉、〈載見〉（以上〈周頌〉）、〈閟宮〉（以上〈魯頌〉）、〈烈祖〉、〈殷武〉（以上〈商頌〉）。這些詩篇中，〈終南〉、〈鴟鳴〉、〈楚茨〉、〈信南山〉、〈甫田〉、〈瞻彼洛矣〉、〈鴛鴦〉、〈江漢〉、〈閟宮〉均可略而不論，因為即使不根據這些祈壽祈福的嘏詞，我們也知道這些詩篇年代應斷在穆王朝以後，而對剩下的詩篇則不然。

〈豳風·七月〉，以《詩序》，《詩·豳風》都是周公之詩，鄭玄《詩譜·豳譜》曰：「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大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為。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幾千年來幾無異辭。清人張履祥在《楊園先生全集》中有〈豳風〉說，以為「魯無風，〈豳風〉猶魯風」。徐中舒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作有〈豳風說〉，申說張氏觀點，並據飯島忠夫《支那古代史論·論〈書經〉〈詩經〉之天文曆法》中的說法，將〈七月〉的作年定為西元前三、四世紀。²⁸無獨有偶，新城新藏的《春秋長曆的研究》認為，在魯文公和魯宣公時代，曆法有重大的變化，即此前是正月建丑的殷曆，此後是正月建子的周曆。據此，郭沫若在其〈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中將〈七月〉之作定在春秋中葉以後。²⁹此外，金景芳則認為，〈王風〉既為東周王畿內的詩歌，〈豳風〉就是西周時期王畿內的詩歌。³⁰其實斷限〈七月〉的創作年代，僅僅依據曆法實在難以取得進展。有堅實的文獻證據證明春秋以前三曆並用，《詩》也是如此，所以關於〈七月〉用曆有夏正、殷正、周正、夏周並用、豳正等多種說法。我覺得從嘏詞入手，斷〈七月〉作於西周中期以後是有道理的。「眉壽」作為一祈求長生的嘏詞，從金文看不超出恭王世，而帶有個體生命意識的長生思想的出現也只能上溯到西周穆王時期。據此以斷，〈七月〉之作不能早於西周中期以前。除了嘏詞外，〈七月〉的詩句特徵也可以提供有效的證據。詩中「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類似的詩句也見於〈小雅·甫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小雅·大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而這些詩如依毛傳都是刺幽王的詩篇。詩中的「春日遲

²⁸ 徐中舒：〈豳風說〉，載《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頁 606-34。

²⁹ 郭沫若：〈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載所著《青銅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頁 114-15。

³⁰ 金景芳：〈豳風說〉，《學術月刊》1983 年第 11 期，頁 62。

遲，采芣苢」與〈小雅·出車〉之「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造境手法非常相似，而〈六月〉公認是宣王世詩。〈七月〉詩句既然與〈甫田〉、〈大田〉、〈六月〉等相類，則作年也應該大致相當。

關於這一點，也可以從歷史的角度作一簡單申說。周民族重視農耕，這一點在周民族的部落史詩〈大雅·生民〉中就有充分的表現。既以農業起家，所以自始自終以農德自重，舉凡文獻記載周民族追述祖先功業，無不以能播植百穀，以衣食民人而自矜。見諸《詩經》，有許多詩篇關乎農事，比如〈周頌〉的〈思文〉、〈臣工〉、〈噫嘻〉、〈載芟〉、〈良耜〉，〈大雅〉的〈生民〉，至於〈小雅〉就更多了。這些詩通常被施用祭禮、儀式，這就可見周人對農業的重視。但文獻記載，到了西周末年，周厲王專利，周宣王不藉千畝，周人的農業傳統及相關的農業禮制似乎受到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有人站出來維護傳統，以遏止對舊制的衝擊。這些在周人的廟堂之樂中不會不有所反映，這或許就是西周末年農事詩創作興盛的社會根源，而〈七月〉就有可能創作於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所以郭沫若、徐中舒定為西元前三、四世紀，時間略顯晚遲。《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就已經評價了〈豳風〉，《左傳·昭公四年》申豐答季武子之間，也說：「〈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說明〈七月〉之作最晚不能晚於春秋中期。

如依毛傳，〈小雅〉之〈天保〉、〈南山有臺〉、〈蓼蕭〉，〈大雅〉之〈棫樸〉、〈下武〉、〈行葦〉、〈既醉〉、〈卷阿〉，都是成王以前之詩。今據祈壽嘏詞，可定這些詩都是作於西周中期以後。據此我們可以推斷，西周時代真正的詩歌創作高峰是在西周中期以後。眾所周知，《毛詩序》是按照詩篇的時代來區分正詩、變詩的，〈詩大序〉曰，「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提出了「變風、變雅」理論。鄭玄在〈詩譜序〉中進一步申發：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邾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如果這些詩都是作於西周中期以後，那麼〈詩大序〉界定正詩、變詩的標準是甚麼呢？作為一種詩學闡釋理論，「正變」說產生的理論根源又是甚麼？進而我們又可以追問，〈詩序〉產生的年代。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思考。

〈周頌〉之〈雝〉、〈載見〉兩詩的創作時代，我們可以根據其語體作大致推斷。根據這些詩歌語體所表現出來的音樂性特徵，我們認為它們應該作於作為雅樂的主

體——編鐘樂成熟以後。而編鐘樂的成熟要到西周中期以後，所以這些詩只能作於西周中期以後。現在從嘏詞入手，我們得出相同的結論。現代《詩經》研究，人們大多仍然相信〈周頌〉是周初的詩篇。而我們則認為，儘管〈周頌〉於《詩經》中出現最早，比如〈大武〉樂章作於周公之手，有堅實的文獻依據，不容置疑。但這並不是說，所有的〈周頌〉都是作於周初，看來周代〈頌〉詩的創作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直到西周中期以後，仍有〈頌〉詩的創作。有人從文體學的角度認為〈頌〉詩篇章短小，只能是早期的詩歌形態，這也不能完全說服人。詩首先是音樂的藝術，然後才是後世意義上的文學藝術，或者語言的藝術。詩體特徵首先要服從它所隱含的音樂性特徵，受它所代表的音樂的制約。文獻中曾數次言及〈頌〉樂的演奏是一唱三歎，音調和緩，新出的上博簡《孔子詩論》在論述〈頌〉樂時，也說「其樂安而遲」，與之相應，它的歌詞在演唱時也是「紳而易」，所謂的「易」就是「簡易」的意思，是說〈頌〉詩不肆鋪張，非常的簡易。所以說〈頌〉詩篇章短小，是受到了〈頌〉樂的限制，而非其晚出的證據。此外，〈離〉中的「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可以幫助我們判斷。就金文來看，「文母」一詞的出現也在穆王時代，比如《靜簋》、《戎器等》。

祈求長生的嘏詞也見於〈商頌〉，而〈商頌〉的創作年代也是頗有爭議的《詩》學問題，故我們可結合嘏詞對〈商頌〉的創作年代作一點討論。近代以前，關於〈商頌〉的作年，大抵有兩說：商詩說、宋詩說。《國語·魯語下》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毛詩序》曰：「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究其實，《國語》與《毛詩序》都認為〈商頌〉是殷商遺篇，是為「商詩說」。而漢代今文學家魯、齊、韓則以為〈商頌〉作於宋襄公時，比如司馬遷在《史記·宋微子世家》中說：「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後漢書·曹褒傳》李賢注云：「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禮記·樂記》鄭玄注也說：「〈商〉，宋詩也。」故裴駟《史記集解》亦概言之：「《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是謂之「宋詩說」。後世論〈商頌〉者，大抵依違於兩者之間。直至近世，王國維始創新說。他在《觀堂集林》卷二〈說商頌〉以「襄公、考父，時代不同」，證今文家之非，又以〈商頌·殷武〉之「景山」見於宋境，〈商頌〉語句多與周詩相襲，證古文家「商詩說」之誤。並得出結論：「〈商頌〉蓋宗周中葉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³¹是謂之「西周中期」說。究其實，王國維也以〈商頌〉為宋詩，只是時代不同而已。

如〈商頌〉為正考父所作以美宋襄公，則正考父年壽奇長，且作大夫也將近有一百一十六年，不合情理。故此一說，學界大多不信從。目前學界的主流意見認為〈商頌〉為商詩，理由大抵有四：從詞匯學的角度以〈商頌〉所含詞匯與甲、金文詞匯

³¹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說商頌〉，頁 113-18。

比較；³² 從史事角度，談〈商頌〉與殷商史的關係；³³ 〈殷武〉篇所記伐楚與甲骨卜辭中的「伐𠄎」，以及《竹書紀年》所載的「伐楚」的互證，討論〈商頌〉作年的文章大多會引述到這些材料；〈商頌〉的思想感情中沒有「德」、「孝」思想及道德觀念，而是充滿了對暴力的讚美，這與商代的思想實際相符。³⁴ 下面試對此作一辨說。

從詞匯學的角度對〈商頌〉與殷商甲骨、金文作一比較，不失為一較好的嘗試，但需要切記的一點是，僅僅從詞匯的角度比較不能說明甚麼實質性的問題，我們應該關注的是詞匯所負載的思想。單個的字、詞要關注，由單個的字、詞建構的篇章以及它所體現出來的思想意識更值得注意。以陳焯湛的〈商代甲骨文金文詞匯與《詩·商頌》的比較〉而言，儘管說甲、金字、詞與〈商頌〉有較大比例的重合，但「天子」、「無疆」、「眉壽」、「天命」、「降福」等思想含量較大又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詞匯卻不見於商代甲、金文，而見於〈商頌〉，尤其是〈殷武〉。陳焯湛認為是後世「改易或添加」，有些勉強。他以三言的形式給出了〈商頌·玄鳥〉的「原始形態」，但卻又不得不改「天」為「帝」，改「邦畿」為「邦」，改「四海」為「四方」，改「靡不勝」為「無不成」，而且刪去所有的虛詞和襯字。如果像這樣刪改的話，則《詩》中所有的詩篇都可以改成三言詩。所以單從字的角度比較，如果不是帶有成見，且心中又有預期目的，是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結論的。

從史事角度，通過〈商頌〉與殷商史的關係來證明〈商頌〉的作年就更勉強了。試想，司馬遷根據《詩》、《書》材料寫出了〈殷本紀〉，給出了基本正確的殷商王族世系，與甲骨文相符合，但我們卻並不能認為〈殷本紀〉就是商代的作品。同樣，《山海經》中也含有相當古老材料，甚至甲骨文中發現的四方風名也能在《山海經》中找到，甲骨文中發現的王亥史事也見於《山海經》，但我們能說《山海經》的成書就很古老嗎？顯然不能。既然漢代以後的人尚能憑藉當時材料描述殷商舊事，上溯到西周中期就更可以了，因為當時人掌握的材料顯然要多於後人。所以就斷代而言，史事的相同只能斷限詩篇的下限，而不能斷定其上限。

還有關於「伐𠄎」、「伐楚」的問題。「伐楚」見於《今本竹書紀年》，王國維已辨其偽，可略而不問。「伐𠄎」見於《殷虛文字甲編》262 之「戊戌卜，有伐𠄎」。或曰「伐𠄎」即「伐楚」，或有道理，《史記·楚世家》載：「𠄎姓，楚其後也。」但作為族稱，「荊」、「楚」、「荊楚」自當有別。「荊人」當是指江南，即今天的湖南、湖北地區生活的少數民族。而「楚人」所居之「楚」，則位於周朝初年的「南國」，《左傳·昭公九年》

³² 陳焯湛：〈商代甲骨文金文詞匯與《詩·商頌》的比較〉，《中山大學學報》2002 年第 1 期，頁 83-88。

³³ 江林昌：〈《商頌》的作者、作期、及其性質〉，載張懋容等（編）：《追尋中華古代文明的蹤跡：李學勤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年紀念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41-49。

³⁴ 楊公驥：《中國文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一分冊，頁 461。

記載：「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楚國作為周王室南土的一部份，應處於豐、鎬、成周一線以南到漢、淮一線之間的地帶，這是周初分封在漢水中游至淮、汝之間各個諸侯國的所在。因為西周初年的南土，尚不包括漢水以南和長江中游兩岸地區。³⁵ 而楚人稱為「荊楚」，應指楚人南下過江以後的事情。《墨子·非攻》說：「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睢山即雎山，或稱祖山、祖山、沮山，今稱主山，在今湖北南漳縣西北部近谷城縣邊界處。³⁶ 熊麗為鬻熊之子，《史記·楚世家》說「鬻熊子事文王」，這或許可證鬻熊年齡較之文王要小得多。傳說為鬻熊所作的《鬻子》一書中有武王問於鬻熊的話，或許鬻熊活到武王時，所以《史記·周本紀》裴駟集解引劉向《別錄》云：「鬻子名熊，封於楚。」封楚當為武王時事。或以為史稱鬻熊「蚤卒」，《史記·楚世家》記楚始封當成王時，但周原甲骨已有「楚子來告」的卜辭，說明司馬遷記載有誤，要麼就是成王之時又一次冊封了已南遷的楚人。鬻熊若活到武王時，則熊麗南遷當在成王世，因為武王即位四年克商，克商後二年死。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左傳·昭公十二年》記子革答楚靈王問，云：「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所以楚人稱「荊楚」，最早也只能始於熊麗之時。要說商朝時已有「荊楚」之稱，恐與事實不符。

至於說〈商頌〉的主題是「歌頌神的暴力和商的武功」，而不見〈周頌〉、〈魯頌〉所宣揚的「德」、「孝」觀念以及等級制度所造成的「威儀禮法」，³⁷ 也有不能自圓其說之處。「德」在甲骨文中通「得失」之「得」，到了西周金文始加上「心」符，表明其與「心」有關，指出其重在內心修為的特徵，這與周初統治者總結殷商失敗教訓並適時提出「敬德」觀的時代思潮有關。作為一種「內得於己」的心理品格，形之於外的時候，德與禮關係密切，二者含義相通。恭敬執禮是謂之有德，周公制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德來改造和充實原有的禮。³⁸ 明確了德與禮的關係，就會發現〈商頌〉中也充滿了對德的讚美。〈那〉：「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鄭箋云：「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禮，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依鄭箋，則詩所歌頌正是恭敬執禮之德，故孔穎達正義也以德釋之。類似的還有〈烈祖〉之「饜假無言，時靡有爭」，〈長發〉之「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等。而〈長發〉之「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其實就是周初〈八誥〉所提出的「敬天保民」思想。而〈商頌〉中反覆歌詠的「湯孫奏假，綏我思成」、「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不就是「孝」的思

³⁵ 段渝：〈西周時代楚國疆域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4期，頁24-33。

³⁶ 張正明：《楚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27-28。

³⁷ 楊公驥：《中國文學》，第一分冊，頁113-15。

³⁸ 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修訂本），頁336-41。

想嗎？而且〈商頌〉中的尚武精神在周初頌詩〈武〉、〈時邁〉，以及〈文王〉、〈大明〉、〈皇矣〉等雅詩中都有表現。所以，所謂的〈商頌〉與〈周頌〉、〈魯頌〉的思想差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也就無法從這一角度來斷定〈商頌〉是商詩還是宋詩。

所以我們認為〈商頌〉應該全是宋詩，其作年的上限應該是在西周中期，關於這一點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論證：

一、作為思想史的材料，嘏詞反映了西周中期以後漸興的長生觀念，而此種觀念此前不曾有。〈商頌〉中既有此種祈求壽考的嘏詞，則據此一點就可斷〈商頌〉之作決不能早於西周中期。此外，〈長發〉：「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殷商時期君王自稱「余一人」，西周時也稱「余一人」，也稱「天子」。據西周金文，「天子」一詞不早於康王世。作為思想史材料，「天子」一詞反映的是商周時期不同的天帝觀念。若〈商頌〉為商詩，則不當有此等概念。又，〈玄鳥〉一詩表現出濃厚的「受命」思想。驗之商周銅器銘刻可知，所謂「文王受命」是周人為鞏固新生政權，強調自己奪權的合理性而提出的一套新理論，是周人的獨創。若〈商頌〉為商詩，則不當有此等思想。

二、《詩》的四言構體與成熟的西周雅樂之間有密切關係，作於西周中期以後的〈頌〉詩，如〈載見〉、〈離〉、〈載芟〉、〈良耜〉等，受編鐘為主要載體的雅樂的影響，在文本上體現出某些特徵：整齊的四言句式，押韻的出現而且韻腳稠密，重疊式複音詞的大量出現。尤其重要的是，詩的篇章較之早期已經加長，詩的內部形成了節奏性重複。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就會發現〈商頌〉中的〈那〉、〈烈祖〉、〈玄鳥〉與西周中期以後的〈周頌〉在文本上非常相似，上述三篇〈商頌〉的作年應該與〈載芟〉等相近。〈烈祖〉中有「約軹錯衡，八鸞鷖鷖」的詩句，所謂的「八鸞」作為禮制，與西周中期以來形成的編鐘八件成編為一肆的禮制有關。進入東周以後，編鐘的禮器功能逐步減弱，而其樂器功能卻一步步的加強，對於〈頌〉詩的文本應該有一定的影響。〈魯頌〉作為這一時期的產物，其與〈周頌〉的差別在於它不僅分章，而且篇幅大大加長，反映了〈頌〉樂的變化。大致可以推測，此時的〈頌〉樂絕不可能是西周時期的「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的「安而遲」了，而極有可能是極盡鋪張揚厲之能事的煌煌大樂了，這可以稱之為是〈頌〉樂的「雅化」。反觀〈商頌〉中的〈長發〉、〈殷武〉與〈魯頌〉相似，也應該是一種雅化了的〈頌〉樂體制下產生〈頌〉體詩。所以從詩、樂的關係入手，極有可能〈商頌〉五首，前三首作於西周中期以後，後兩首則與〈魯頌〉作年相當，作於春秋時期。

三、從語句的角度，王國維在〈說商頌〉中曾經做過非常精闢的分析比較，茲轉錄於下：

其語句中亦多與周詩相襲，如〈那〉之「猗那」，即〈檜風·蓑楚〉之「阿難」，〈小雅·隰桑〉之「阿難」，石鼓文之「亞箬」也。〈長發〉之「昭假遲遲」，即〈雲漢〉之「昭假無贏」，〈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時靡有爭」，與〈江漢〉句同。「約軹錯衡，八鸞鶴鶴」，與〈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葉以後之詩，而〈烝民〉、〈江漢〉、〈常武〉，《序》皆以為尹吉甫所作。揚雄謂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無據矣。顧此數者，其為〈商頌〉襲〈風〉、〈雅〉，抑〈風〉、〈雅〉襲〈商頌〉，或二者均不相襲而同用當時之成語，皆不可知。然〈魯頌〉之襲〈商頌〉，則灼然事實。夫魯之於周，親則同姓，尊則王朝。乃其作頌，不摹〈周頌〉而摹〈商頌〉，蓋以與宋同為列國，同用天子之禮樂，且〈商頌〉之作，時代較近，易於摹擬故也。由是言之，則〈商頌〉蓋宗周中葉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

以上我們就金文嘏詞與《詩經》編年作了一些探討。需要再次強調的是，《詩經》的編年是一個非常嚴肅而又危險叢生的問題，稍有不慎就可能陷進歷史設置的迷障而不能自拔，這就是為甚麼上文只對某些詩篇作年作大致斷限而不具體到王世的原因。

The “Good Fortune” Words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the Dat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A Summary)

Cao Jianguo

Through a comparative word count of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good fortune” words surfaced gradually in the inscriptions. They germinated during the time of King Kang of Zhou, mushroomed during the period of King Zhao, and became a set pattern during the time of King Gong. As a sourc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bronze inscription good fortune words reflected family consciousness and meaning of life. They can also serve as the tool for dating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through a comparison with the good fortune words in the *Book of Songs*, we can also use them to ascertain the dates of certain chapters of the *Odes*. In this way, they are very helpful to our discourses on certain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of Songs*.

關鍵詞：金文 嘏詞 《詩》 斷代

Keywords: bronze inscriptions, “good fortune” words, *Book of Songs*, ascertain the dates